

世界書局發行

字典辭典

世界英漢兩用辭典 一冊七角	本寸牛 簡明英漢字典 一冊四角五分	袖珍 簡明英漢字典 一冊五角五分	界英漢小字典 一冊四角五分	世英漢新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世標準英漢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綜合英漢新辭典 精製本二元 普及本一元半	▲英漢字典辭典 實用辭林 一冊二元	大學辭林 一冊二元	銅版康熙字典 甲種一元四角 乙種八角	分刻康熙字典 甲種一元四角 乙種八角	詞性學生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四角	國音學生字典 甲種二角二分 乙種四角	國音學生小字典 甲種一角二分 乙種四角	標準音小字典 一冊八角	▲中文字典辭典
中國藥學大辭典 三冊十四元	新醫學辭典 一冊一元八角	經濟科學大辭典 一冊一元五角	中國法律大辭典 一冊一元一角	政治法律大辭典 一冊一元一角	社會科學大辭典 一冊二元八角	思想家大辭典 一冊二元一角	文官白話 兩部合璧 一冊七角	▲中文專科辭典	假名日華兩用辭典 一冊二元五角	漢字日華辭典 一冊一元四角	漢日語辭典 一冊一元四角	▲英文法辭典	英漢求解作文四用辭典 甲種五元 乙種二元五角	英文作文兩用辭典 一冊二元	▲漢英辭典

7
525.8221
751

江 滄

文藝鑑賞與批評

當我們考察一件藝術品的時候，必須經過兩個階段，就是鑑賞與批評。鑑賞就是我們對於那作品的感受，也就是那作品所給予我們的印象；然後，由這印象出發，由這作品的表現及我們的觀感，作進一步的研究，估價及判斷，這就是批評。例如我們看一幅圖畫，第一個步驟就是牠給予我們的印象，美好的觀感，才作一種估價的批判。在美學上也是如此，審美的過程也分作印象和判斷兩個階段，有了印象才能有判斷；同樣地，我們遇到一篇文藝的作品，也得有這樣的兩個過程。

但有一點，鑑賞並不是批評的相對名詞。鑑賞只是美或醜的觀感，可以不一定有批評的意味；而批評必須經過鑑賞的階段，由鑑賞得着了印象，才能有批判的根據，所以批評是比鑑賞更進一步的。一個藝術的愛好者，他的任務不當僅止於鑑賞，是應當作更進一步的批評；因為鑑賞只是獲得一種浮面的印象，並不能得到其中的實質的價值，但由批評就可以認識藝術的真面目，由這種研究才可以對藝術有一個正確的評價。

談到鑑賞，我們都知道，這完全是由於純粹的主觀，而沒有絲毫利害的意念。一個鑑賞者，對於一件藝術品，只是用他的純主觀注意那作品本身的美，他只求作品對他個人生命的感應。所以這



種鑑賞的結果，只是趣味的獲得，只是美感感受，但沒有任何一種評價的意義。談到批評，這是客觀的，是有目的性的。一個批評者，當他考察一件藝術作品的時候，他不是由個人的感受出發，而是以社會的見地出發。他所研究的，也不僅限於作品的本身，而也注意那些與作品有關聯的，社會的各方面。概括一點說，鑑賞是以個人趣味為中心的主觀看法，批評是根據事物的實際狀況，來研究的客觀看法。

我們也知道批評不能沒有判斷，而一有了判斷就是對於作品的評價。所以判斷是文藝批評的重要原素。但這種判斷是出于主觀，有時也避不了偏見，因此文藝批評總免不了獨斷和武斷。而對於作品的估價也免不了有些歪曲。為着避免這種主觀的獨斷和武斷，我們批評的時候，應當取着純粹觀照的態度，去接受這部作品；然後再用研討的態度，去分析這作品的藝術和社會的關係，及其存在的價值，并檢討這作者對現實的把握是否正確或歪曲。我們可以說，藝術作品價值的標準，是以牠的內容反映客觀社會的真實成分多少為斷；換句話說，作品的卓越和卑劣，是在于這作品經過怎樣的藝術形象，而反映着客觀的社會真實這一點，作為判斷價值高下的標準。

我們在文壇常常遇見一種批評，只是些吹毛求疵，或任意地漫罵。這種批評使作者感到沮喪，也使讀者迷惘，不知作品的美點，更尋不出真正的評價。這些批評者，批評同派的文章，就只一味

的大吹大捧；遇到外人的作品，劈頭就漫罵一陣，有的竟罵得不近人情。這種批評者可以說根本沒有批評家的態度和精神，而這種批評也完全失去了意義。關於裁斷的批評，還有一點，就是往往會流入一種是非的爭論。例如大鑪燈好的文藝描寫，照理是沒有什麼攻擊的，然而爲着描寫的事實也許有些失實，而引起無味的爭論。例如李白的句子『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如果用了『邀』，那麼對影成爲『三人』似乎有點可疑。但我們承認這兩句的描寫十分美妙，所以這種是非的爭論，是不必有的。

現在文藝界中派別很多，各派都有一個言論機關，各自吹捧，甚至互相毀謗。當然也影響到文藝的批評，由這環境中產生出來的批評，受着偏見的牽制，往往會失去公平無私的態度，因此根本找不出真實的批評。

爲着這一點，我覺得研究文藝的時候，鑑賞必須更進一步到批評，而批評必須有鑑賞的態度。由兩種聯合起來而產生的態度，才可以避免私見的裁斷，同時也並不忽略有判斷意味的鑑賞。由此文藝的鑑賞和批評，算是達到最高的任務了。

逝，去

金 谷

(一)

夜色重重，帶着一夥不安定的在江邊停留着。那稀疏的星，遠處的燈放出些光來。吹在臉上的，是秋天的風。

今夜，是不會睡着的了。浮在心頭上的，是一點點淡淡的影子，像一幅褪色的古畫。在熱鬧的羣中，我原是最寂寞的一個。「飛絮」上不是說過，「命運是變幻無常的，人生是始終孤寂的！」苦悶，又似毒蛇般的把我捆住。

我會做過幸運的人；但如今，我已經不是他了。我向自己嘲笑，我咒咀自己，蕙呀！在你面前我是個罪人。殺你的是我——

人生，是被時間空閒所限制的。此刻，你是在沒有時間沒有空間的地方。假如我對着太空中的星星認罪，你會聽見嗎？你會原諒我嗎？你把一切都給了我，我都斷送了你的一切。

(二)

是前年的夏日吧，無聊地回老家。一進門，走過前廳，我看見兩廂房裏住了些陌生人。管帳的老張然向我解釋「荃少爺，這是新搬進來的王家，人倒不多，祇有五六個。」正在說話的時候，有一個女人從東廂房裏走出來，那黑黑的眸子發鬱的臉把我的手握住了。我從不相信什麼一見傾心，但

事情臨到了自己身上，却發覺是真的，我忍不住給了她一個微笑。她却淡淡的Bushi了一下。

「老張，這是誰？」我低聲問他，

「這是王家的小姐，人怪和氣的。」

這時我慶賀我自己，天啊，幸而祖父不許我念暑假學校。要不然，我是多麼可憐呢！

自從最愛我的祖母去世後我，就變成個很怪僻的人，我不需要別人愛我，我也不愛別人。但，僅僅的幾分鐘把我的一切改變了過來，我的心燃燒起來了。我愛她，我也希望她會愛我，這愛是偉大的。

漸漸地爲了收房錢以及其他的事，我們也就相熟了。我愈和她接近，就愈覺得她的可愛。她的名字是雯，在本地的中學裏會念過書。說起她的生世也是怪可憐的，從小就沒有了母親，幾年來受到繼母的虐待，也沒有機會可以念書，終天在家裏照料事情帶領三歲的弟弟，還時常要受繼母的辱罵。我總是盡力安慰她。

彷彿有一天晚上，她在後面池塘邊乘涼，天上有淡淡的月，微風吹來一陣陣的荷花香。我站在她的後面。

「雯，我明天要走了。又是開學的時候了！」

她似乎吃了一驚，「真的麼？」她的頭漸漸地低下去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再會看見！」

「你爲什麼講這樣傷感的話呢！上海到蘇州並不是很遠，我常常回家來看你的。」

她老是不響，憂鬱的臉，黑黑的眸子——

「荃少爺，老太爺請你到書房裏去！」

抱着笨重的脚步，祇好離開她的身邊

「進書房，祖父等着我，父親也在。照樣的叮囑幾句，桌上是一卷鈔票。」

父親先開口，「荃兒，這裏是三百，你拿去付了學費就留着另用。用錢終要省一些呀！賺進來的時候不是容易的。」

過了許久，祖父也說了：「荃荃，你人大了，什麼都該自己當心。親，我看明年夏天該娶了。到了明春就可以修理房子。昨天老三來說，董小姐長得更精緻了。我看這門親事真是門當戶對，也總算是你祖母生前做的一件好事。」

一個夏天我沒有想起過自己是已經訂了婚的人！訂婚那是許久以前的事，什麼董小姐，早就忘了，那全是祖母，作的孽，我不要結婚，我愛的是雯，雯！我們是不能分離的！

我打法開口和祖父說個清楚，祖父正在咳嗽，「老爹，我——」

父親懂得我要說什麼，他連忙和我做一個樣子，低聲對我說，『你有話以後再說，何必現在傷他老人家的心呢！』

我一想話也不錯，況且如今對於雯的方面，時機尚未相稱因此就縮了進去。

第二天我走了。家理的人都在門口送我，雯正好抱着弟弟也在。多情的眼睛，我不會忘記你的

(二)

到了校，沒有心思念書。每到黃昏特別的想到雯，她那音調動作都是我所熟悉的。晚上，我總是夢見她。真的，我喜歡夢見她，又不願夢見她。喜歡，因為我似乎和她很近；不願，因為醒了來並不見她，多反添了些沒趣。校中的女同學雖多，我雖覺得沒有一個可以及得到她的。

二星期過去了。不能再忍，我終於回家去了。我明知知道要遭祖父罵的，但有什麼關係呢！抱着熱烈的希望，雯不知且胖些還是瘦些！買了許多糖帶回去。一下火車跳上黃包車，恨不得飛回家去。

假如，假如雯在外面接我那是多好呢，假如雯知道我是回來看她的，她會多麼高興呢！車終於到了門口。付了車錢下來，手裏拿了小皮箱……但是，一抬頭所看見的，是牆上一張名租——

我不相信這是我們的名租，忍着氣進去，但，前廳兩面的廂房是空的——完了 我的雯，你到

去了？

老張迎面出來，「喔，堇少爺回家了。」

「老張，王家怎麼搬走了？」

「搬走才祇有一個星期。好像搬到什麼鄉下去。」

「討厭，怎麼搬場了！」自己說出了口又覺得好笑。

沒趣，一切都沒趣。我好似失去了什麼，沒有歸宿了，但心中還有一線的希望，想法聽他的地名吧，自己安慰自己總可以想法的。

從老張那裏得了些消息，他們搬到了吳江去！地名是有了，不過不是十分確實，但也好的，總比沒有好些。這時我才想起那晚她說「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再會看見！」

祖父父親都奇怪我怎麼會回的，我也祇好胡謔幾句，他們說：「剛開學怎麼就回來了。路上來來去去費力的，以後少跑跑。」

抱着熱望來看雯歸途上却帶着失望。還是不回家去倒好，那麼還以為雯是住在那裏，如今變完了。一回校就寫了信到吳江去，信沒有退回來，但也沒有回信，這樣有三次。到後來我打算自己去她看了，去之前的一星期再寫了信去，但信是退回來了，信封上打着郵局的印，無法投遞，退回。

我還是不信，仍舊自己找去。果然，他們已搬走了，這次却一點消息也無從打聽。

『愛，你在哪裏呢？不回信，難道你不愛我了？難道你出嫁了嗎？難道你死了嗎？恐怖，同樣的恐怖。找吧！忍耐着再找吧！』

(四)

寒假了，不願回家去，又不能不回家去。

祖父居然新法起來了。有一天請蕙小姐來吃飯，家裏傭人大忙『至少爺呀，看看將來的少奶奶！』我覺到的祇是無聊，看見自己所不愛的未婚妻，這是多麼諷風景的事，蕙却時常含羞的對我看，似乎有許多話要向我表示似的。我心裏在想，『對不起，也許我以後不是你的伴侶。』我看也不要看他，我原知道她不比愛難看；人也溫柔，書也念得多，家裏也好，但是我却始終不愛她，沒有辦法！愛情是不能勉強。

江流

再開學的時候，出乎意料，蕙送來了一件統綿衫一封信，我心裏又氣又好笑。祖父都高興得摸摸鬚髮大讚蕙小姐能幹。到了校中我沒回過她的信。而她却又來信了，『你近日身體好嗎？爲什麼沒有回信來呢，我很掛念。』

這時候有幾分可憐她就勉強地回了信去

春假時回去，蕙正在生病，可是一知道我回蘇州，就馬上拖着病來看我，她打動了我的心，縱然我仍不愛她。

雯的消息仍舊沒有，她的影子却在我腦海中更深了。

我躊躇過好些時候：我打算跟蕙解約，爽爽快快的去找雯，但是我知道這是夢想，這是不實際的。雯在那裏？你有把握找到她麼？如果你解約，家庭間對你的影響將是怎麼樣？你能過流浪人的生活麼？在另一方面蕙是這樣的愛我，爲什麼這樣傷她的心呢？讓她做我的妻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是男人！而家庭方面也就沒有問題了。

結果，結果是我和蕙結婚了。一番的熱鬧。

(五)

蕙是個好妻子，我不能否認。縱然她沒有雯那樣的能幹，她十分聽我的話，她願意學習，她願意教我。我在家的日子，她總是想盡法子使我舒服。

雯的消息還是沒有，她的影子却在我腦海中還是很深。

結婚後一個月，蕙也是聰明人，她很能看出我的態度。有一天晚上她突然哭了。嗚咽着說：「葦，你心裏一定有另外一個人，是嗎？我愛你，我把身體靈魂都給你了，可是如今我知道你並沒

有愛我。』

我心裏難過，但我還有勇氣不說。『真的，蕙，恕我說真話，我平心論從沒有愛過你，』我慢慢地告訴她變的事。

她真是好孩子。她說『我們已經結婚了。我愛你。縱然你不愛我，我還是愛你的。我是女人，女人是少不了愛的！祇希望你把愛她的心分一點來愛我。』

聽了這幾句話我非常受她的感動，『妻，我絕對不起你。但我此後不再想變了。』
那晚，我們二人彼此有了更深的瞭解。很快活。

(六)

又是夏日了。妻已懷了孕。

開學時我們出來，但很捨不得離開她，

『妻，你當心些呀，快養的前幾天就來叫我。』

她忍不住，流了二滴淚。

『好乖乖的，』……

果然，不幾日快信來了囑我回去。

父親已把她送進了醫院。我看了她那種痛苦的形狀心裏難苦，懊悔何必害她受苦。她見了我，握住我的手，還勉强的笑一笑。

我見了醫生簡直好見了上帝，求他要當心些當心些。我的心跳躍得非常快，『蕙，忍耐些呀，就會不痛的。』

結果是難產，醫生說有辦法，出來的是雙胞胎，可是不多一會——大人，小人都沒氣了。

事情起初還瞞着祖父，等他知道後，他沒話了，二滴老淚。父親歎氣，我的心中，悲痛，慚愧，懊傷，——

沒精打步回學校，我告訴同學『I am the murderer』

(七)

疏疏的星，遠處的燈還是放出光來。『在臉上的還是秋天的風。蕙！假如你在我身邊，我願意告訴你我是愛你的。』

命 運

蔚 芬

照例的，聽到門鈴響了一下，立刻就有從廚房出去開門的老媽子的脚步声。母親常說這老媽子太兇，說起話來聲音太響，固然，在她笨重的鞋子太大地板上拖的脚步聲還沒有停止的時候，很驕慢而可厭的聲音從她喉嚨裏滾出了。

「是什麼人？」音調是很得意，很響亮。

「我，開門。」門外的聲音却細小懦弱得可憐。

這個時候，我的注意方已由在讀得出神的電影雜誌轉移到大門外的來客了。

「是誰呢？」我心中想，「誰會冒著這樣大的雨來呢？風又是吹得這樣緊。」

斷乎沒有想到，在臥室門口現出一個小小的人影是我二年不見的知友玉梨。

她蒼白的臉，額上已被命運的老人刻上了許多橫紋。二只沉鬱的眼睛深深的藏在長而黑的睫毛裏面，很機敏地射出刺人的光芒，似乎是在沉思，又似乎是恐怖着大患之將臨。她口緊緊閉着，微笑着向我走來，可是笑得實在太不自然了。

我從書桌旁強烈的檯燈的光線下回過身來，看見了我少時沒有消息的友人，她是改變得不能使我相信她確是在中學堂時又頑皮又貪笑的玉梨，我不知道應當跳起來拉她還是高聲喚她，我不知道應當向她哭還是笑。

我們總於在懇摯的招呼和問候後，靜靜地在一角上坐下來了。她坐在沙發上，我坐在牀邊的小櫃子上。

我盯着玉梨的一雙沉鬱的眼，她的眼變得又深又黑，我仔細地看牠們，我看透了牠們——一個美麗的，恐怖的，淒慘的故事，都在我腦膜上映現了。

我們在高中文書時是同級，由偶然的相識而很快的成爲好友。我是愛着牠，尊敬着牠，她不作聲，可是她更是深深地珍愛着我倆間的友情。

我們常常散步至漆黑，衣服都被深秋的露濕了還不願進去。彎彎曲曲長滿了野草的小徑中，四面圍着鐵絲網的網球場，我們談着茶花女，談着男人和女人間的友情，談着人生的甜，酸，苦，辣，也談着童年時代的片斷。

「我必定夭折的，」梨告訴我。「我小時候母親和祖母就說我是活不長的。性情和外表都預兆我將年青時夭折。」梨小的時候，看見同伴自己用絨線結手套，她嘆着也要結。是舊曆的新年，店舖都關着開在裏面打鑼鼓。梨定要祖母立刻買絨線給她結手套，祖母被她鬧得沒法，叫劉媽從相熟的店舖的後門進去買了絨線回來。梨一個人坐在一邊結手套，連飯也不想吃。可是一隻也沒有做成，連針連絨線一齊丟開了永遠不再去理睬牠們了。

「耐性很暫短，象徵着生命也很暫短。」大家都這樣毫不顧忌的承認。

梨與別個孩子一樣地一天天長大了起來，不過稍比別人頑強些。同學的話不肯聽，常要做別人的領袖。先生天天都要稱贊她比別人聰明有本領，她做錯了事，不等先生的臉嚴肅起來，她已經在哭了。所以，先生常抱她在膝上，逗着她玩，同學們也自己覺得她們與玉梨天生是不同的，總是有些超羣的。

那時候我們已在高中念書了，梨的父親雖只是個當城的地保，可是每年的收入也還不錯，他送他寵愛的女兒到蘇州入學，懷着一種超意識的心情，說是希望梨將來掙錢來養家不然，說是希望梨學成後可光耀門楣則也不盡然。總之，父親爲了自己的女兒，是只願多盡一分力。

與別的女孩子一樣，梨也愛上了一個男人。可是那時候，家中因農人們還不起租，地主們完不出糧，做中間人的也無路可走，家是一天天向下山的路上了。

江 邊
梨那愛人，我們都叫他「烏先生」，因名字中有一個「鶴」字。女孩子們真無聊，一天到晚只想開玩笑，每次「烏先生」來了，我們在會客室外探消息，甚至在鑰匙洞中偷窺，等陪着偷窺的同學站起來做了個鬼臉，有們就會不約而同的轟然大笑起來，一大羣帶笑帶跳地奔回臥室去準備大鬧了。

梨這孩子也的確假「烏先生」纏得有些頭昏腦脹了。上課時只見她一個人在沉思，在同學們的談

笑聲中也曾看到她呆呆地在默想。更使同學們驚奇的是她的外表也實然地變了樣，她穿起高跟鞋，衣服做得十分小，緊緊地包着一個有曲線的身體，頭髮梳得頂光，耳上也掛了銀子。尤其是出去赴什麼宴會或是「烏先生」將來學校望她時，像新娘樣仔仔細細地打扮得花枝招展。

現在想來，我只好笑那時候我們爲什麼這樣傻，這羣毛着頭的姑娘只對着梨笑，一些不想到這笑女孩子們長大了的象徵。

可是，也倒底還是假一些的微幸些。初戀的醇酒的確是甜，的確是醉人，可是還沒有等她從甜夢中醒來時，苦杯已觸着他嘴唇在催促他了。

梨和「烏先生」二人合照了個相，說是他要永遠梨讓做他的妹妹，因哥哥已找到一個很美麗能幹的嫂子了。

梨那時的痛苦真不難想見，他像突然墜入死陰的幽谷，也似乎是痛苦得有些麻木了。只看見他有時對着窗戶長嘆，有時躲在被窩中哭泣。這樣修長的歲月，在我們還嬉笑的聲音太短，在他却不知如何度過！失戀的苦味，叫一個還不滿二十歲的多情感的女孩子去嘗受，牠脆弱的心靈如何當得起，造化之神也似乎太苛待他了。

醫治心靈的創傷的只有時間，時間漸漸地叫痛苦麻木了，隱藏了。

我們畢業了，帶給我們希望，好奇，新計劃，可是帶給梨的恐怕只有悵茫，灰心和不安定。

當我們進入了另一個環境中去繼續尋求我們的好夢時，梨却躲在一個烏煙障氣的環境中受罪。中學的校長介紹他在一個私立的小學校教書，那小學校是營業性質的，剝削得很利害。又加梨的性情剛硬，不願趨炎附勢，又不甘心做環境的奴隸，終於為環境所不容。

「一切不幸都屬於我」，他好像從前在信上對我說過這樣一句話。真的，各種不幸的遭遇，意料中的或是突如其來的，使他沒有片刻安定。

校長一個姪子與他同事的，與他作對；同時他為保護自己的一個有藝術天才的兄弟入影片公司的事，遭公司的大板誘惑，幾乎失足；正在風雨飄搖之中叫他不能立足的時候，又有一個思想十分激烈而又左傾的青年男人纏得她啼笑皆非，結果還是搬了個家離開他的。又加上延長至幾個月傷寒，家中母親的劇烈的胃痛牙痛……我不說他怎樣過法，只說我不能靜下來為他一想。像洪水，猛獸樣恐怖的大患一樣接着另一樣的向他襲襲而來，我不能一想他的微小的脆弱的身體和靈魂怎樣磨折！

而現在，梨畢竟是在我這裏了，他默默地坐在我牀邊，黑黑的脖子和長的睫毛依舊，只是不住地在淡黃色的燈光下顫抖，是恐怖？是暫時的在歇息？

我終於不能再沉默了。

起來將中間的燈熄了，將棕黃絲絨的窗幔放下了，再靜靜地坐下來。我要他忘了一切痛苦的己往，丟了一切恐怖，在我的安慰中，洗刷盡一切創傷的痕跡。

他抖動的嘴唇，告訴我他爲父喪回家，今天才從常城到我這裏來。

「一年年都將人家交給父親完糧納稅的錢用了，這一區歸父親收錢的戶口，倒也無異是我家很可靠的一筆財產。如此一年年度過去，看着孩子一個個大起來……可是突然的，上面下來命令，要父親立刻算清了將款子交出。」

「沒有什麼疑惑的，看着這突然的惡運來臨，父親是完全沒有辦法；母親急得又發病，父親到監獄去了！」

「起初在本縣，後來交不出錢又到鎮江去了。」

「這樣的在恐怖中將歲月慢慢度過去，前天急訊來時，父親已死在監獄裏了。一個當差的領我進去，過了一個陰暗的天井又是一間潮濕不堪的黑而大的屋子，我跟着那人將脚一步一步的攤開，現在却不知道那個時候有知覺沒有。這樣一重又一重的走過去，已立定在一間高而大得像學校裏健身房那樣的木屋外了。那屋並沒有門，沒有牆的一端就是入口處。裏面一樣東西也沒有，完全是

一間空屋。那一邊很高的牆下面，橫在她上的一塊木板上，那人點點叫我過去看：

「父親是一個人躺在那邊，口張着，眼也張着……」

我不能再聽下去了，梨興奮過度的神經，和着淚的二只又紅又腫的眼，我不能再看，不能再看了。

我知道梨這次來我處不能久留，我知道她在急難之中跑到這兒來希望我給她些物質上的援助。我讓他在我牀上睡了。爲他熄了燈，可是我不知道他能否熟睡，恐怖的夢能否暫時離開她。

離開了梨走到母親的臥室去時，我在懷疑着也許命運還不願讓梨休息。

洋貨的悲哀

孫也彥

張保羅自從下了船一直到了家有半個月，他就滿頭噏噏的，簡直不知道怎麼着是好。

要按他的脾氣，他早跳了河。可是，不，他並沒有跳河。我們必須要澈底明瞭的乃是他的並非沒有勇氣往下跳，而是他不屑跳。河水黑且髒，焉能容納一個留美生，而且又是碩士。就算跳河也得

江 港

在美國的瀑布下當着美國少女的面沖下去，一顯勇氣，想到這裏，他不免非常的憤慨。他摸透了，他早知道——不，其實他並不是不知道中國這般兒戲，不過在美國耗慣了腰板，也就把自己國家的

光景全給忘了。所以說，他要是很清楚他的家鄉，他也就在華盛頓做個公司的小書記，而不會替着大熱天流着滿身汗的趕回來了。同時，他想起總統號輪船上的舒服，真有點懷悔下船，更懷悔不在好點的上海住着，而回到家裏來。

我們必得了解張保羅的苦悶，這是由其以往的歷史而推定的。他的家庭雖不很有錢，但却頗有見識，送他到教會中學裏去唸書。不知是張保羅的那一點比旁人強，反正怪得寵于一個老牧師。這麼着，就把他送到美國大學裏喫洋麵包去了。五年之後，他久忘懷了祖國的心就像驚鳥一樣的跳了起來，甚至於光得了碩士學位就回來了。這一下子，就好像從一百多層的大樓落下來一樣。可不，從紐約的金星飯店而到了江蘇省污卑的鄉村。

他經過上海，本來第一個印象他覺得上海並不壞，不次於美國的小城市。可是待了兩天就完了，他厭惡上海；他看見中國人冒油汗的黃顏色的臉和一嘴黃牙，再夾上齷齪一口的腐爛氣，他產權心的了不得。就說那天他上四馬路挺體面的一家菜館喫酒席，等吃過了一半之後，看看敢情跑堂的兩手的指甲裏全是黑泥，這麼一來，他登時就嘔吐在毛坑裏。可是嘔出來的那些五顏六色的東西，實在難料想到有多難看。難道美國派紳士的嘴裏也出來些這個？他自己都不敢看。回頭那個姓黃的大學教授很明瞭他。問：「難道外國人做菜全用機器？切肉也不下手按着？」俗氣！那小子不明世故，也

不知道人家外國娘們的手有多麼白嫩，就不用找着個細菌。

所以他趕緊回到家鄉來。他腦中還能隱約的記起中國舊詩裏描寫田野鄉村的美麗，很想來領略一下清新的氣息。他回來之後，希望總算斷絕了。田裏面叫太陽一曬，一股臭味使他要發瘋；到處都是大小便，鄉下人渾身的汗味。而且你想他上海大菜館的飯菜他都喫不下去，還想在鄉下喫他做麼？他自己來動手燒。誰知道買來的青菜全是些爛泥菜，而買來的肉上還掛些血絲，光洗刮就費一上午，合着一天才喫一點半生半熟東西。他真受不了。

而且他還像失掉了生命一樣的貴重東西，什麼？女人。並不是說我們領土的故鄉裏沒有女人，我們得先接受他對於女人所下的定義。他認為可稱為女人的條件：第一是高跟鞋，不穿着非女人；第二是化粧品的附着，總括蔻丹打粉，旁氏白玉霜等，不抹者非女人；第三是有曲線的鮮色衣服，不限何種，以奇艷悅目者為基準；第四，男人向她表示感情她不拒絕，就如同電影中的女明星一般。鄉下是一個也找不出來，而上海也真正的沒有多少。想到這裏，他對於上海似乎有了點好感，至不濟上海還有幾個「女人」。他缺了「女人」就不舒服，就不能生活下去。他應當回到上海去，上海還

能住得過。

明明知道好事事而不能辦，是多麼傷心；他不能再到上海了，他病了，他倒在那窩藏着幾千塊

蟲的床上，屋子裏蒼蠅整天的嗡嗡，早晨後門口倒馬桶的聲音，嘩啦啦的把他的神經系統擾亂了。他拒絕請中醫來看病，他平生就恨中醫那三寸長的指甲，也沒有西醫和西藥房，同時爲了病，他餓着肚子也不能喫中國人煮出來的飯菜。好容易強迫着他喫點，他突出大眼睛像在喫毒藥。他胃裏直攪，他難過。

在中國的貧苦的小鄉村裏可沒有醫院，更沒有美貌年輕的女看護，於是他的病床就移上了火車，把他運往上海求治。

於是，在火車輪聲中，在人們喊：「到上海了！」時，他斷氣了。他認爲頗遺憾的就是他一面喘氣時一面有一個臭蟲在他的頸子上爬。

從馬德里回來

永生譯

贅言：報告文學是有價值的，是應該被提倡的。本文是一個英國的著名科學家海爾登

(G.B.S. Haldane) 的近作，原文見于三月號的 *The Living Age*，海氏雖專長於自然科學，但於醫學和社會學亦有相當研究。這次海氏的去馬德里是爲政府軍從事毒氣的防禦工作的，可是在本文裏，作者並不把他的眼光專集于毒氣這類東西上。雖然不是十分合乎理想的作品，但是譯者

以爲這不妨把牠譯出來，拋磚引玉，希望此後有善而且美的報告文學出現于本刊，則這篇譯文雖不行，至少也盡了牠能盡的責任了。

最近我在三面被圍上下受攻的馬德里住了三星期，這三星期的確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間中的一部份了。我願意你們知道這原因。

在無論什麼時候，就說下午四點罷，要是你上馬德里的格蘭味雅，那條被高大的建築物包圍的街道，去溜溜，你準可以看見許多人在擠來擠去。店舖的櫺窗雖常被百葉窗遮着，那些門却總是敞開的。那廣闊的人行道上，小販們搥着帽子，鞋帶，摺刀，剃刀和其他東西在叫賣。

突然地來了一個雷也似的巨聲，跟着在不遠的前面揚起了一大堆灰塵。原來是一顆炮彈掉在那所電話局所在地的泰來福尼加大廈的左近。你或許會想：那時大家一定忙着找掩護的地方罷？我這末想，因爲我不希望有人被炸傷；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非特上行人不露一絲慌張的神色，抑且有六七個頭從那大廈的窗洞里鑽出來看熱鬧呢！

就是叛軍的飛機來襲擊時也是一樣的：遭轟擊的程度遠不及歐戰時一些法國的鄉鎮。但是，碰到敵軍的飛機來襲擊時，秩序就壞得厲害。最明顯的表示就是各人都跑到窗口去望着天空。我並不深責他們，因爲空戰的確是一種奇觀。高射砲在馬德里並不多，政府也不能添購，所以叛軍的轟炸

機飛得特別低——低得使人可以一聽就分別出那是德國的麥克呢，還是意國的凱坡羅尼斯。牠們按着人字形進行，那些戰鬥機緊緊地隨着，以防被政府軍的戰鬥機襲擊。灰色的子彈告訴我們機關槍開鎗的射出處。

雖然終日有這樣的轟炸，那些人民到並不想離開馬德里；他們寧願被那些砲彈，炸彈所毀滅的。或許有人會想這簡直是儼不可當的行爲，我可不作爲是念。他們常說：「或許我們會被毀，但是，我們總是要死的，雖然死法許有不同。不過，說不定我們在世上過了幾千年也不能在世界的偉大的奮鬥史上留一些痕跡。而現在我們却有這種機會！我們是不會離開馬德里的！我們也不預備把我們的孩子送出馬德里去！固然，或許他們不能原諒我們。」

馬德里的人民所顯示的不僅祇是他們的勇敢。城裏有着充分的糧食，人民都依比例獲得了他們的食糧，雖然質是不很好的。燃料是十分缺乏的，加上天氣又冷；但是，他們却不捨得把他們的傢具當燃料，也不去野外找些木料來。

雖然馬德里並沒有警察，那裏的秩序却非凡之好。有人覺得那裏櫥窗裏的首飾可愛，我却不作如是想；我覺得那邊的樹特別可愛，那裏的人民都已自願地接受訓練了。他們相信：他們的努力和犧牲足以使他們的敵人走上死路，也就是一種新制度的誕生日。他們堅信：隨便你從那裏看他們，

爭，牠總是很高尚的。這就是，即使我能活上一千年，我之所以把去年聖誕日我能住在馬德里的事實目為我的生命史上最可告人的一頁。

這裏祇有浮萍

吉諾

天空是一張孩子的臉。和伯父，伯母及妹妹坐在車上，數着從車窗外吹近來的晨風應得的讚美，我成了一位享榮主義的紳士，便醉在車廂裏，以為春天的早上給予人的是太多了。很願意像孤獨的時候那麼自在的唱一支歌；可是我又給車夫命令喇叭喊開行人的，那移過于瑣白的態度驅走了開口的興奮。眼望着隊旁成行列的街樹向自己背後移過去，看見一顆被風吹折了枝枒的樹身，車還是很快地駛開了，在一霎中間我就忘記了那顆樹是站在這條街上的哪一個店家的門前。

江 港

在航空公司門外走下車來。龍華的塔陳列在廣場的西方。站在廣場側邊說着話；流着。細碎的聲音將太陽從東方喚出來，太陽氣奮的臉紅透了，一隻大的，爛熱的林檎似的。太陽給我們的影子做得非常長。也給飛機的影子做得非常寬。

當伯父走上飛機的時候，伯父的手帕向伯母，妹妹及我搖着，在太陽底下丟下一些無聲音的言

語。

伯母瞧着飛機。飛機移向廣場對面鵝黃的叢林，東風把叢林推向西方倒，飛機就一隻鸞鳳似的，上去。伯母說：

『以前是車，船；現在是飛機，怪有趣的！伯父不是可以在漢口吃午膳麼？』

我却把視線刺在對面的叢林里，飛機去遠啦，我仰起頭，面向着孩子的臉，眼裏沒有雲的天空，自家感到兩頰上浮了一點無意識的笑容，於是，我記起在漢口動身到上海來的時候，一個老于世故的人撫在輪船上、平和地對我說：

『十八歲我就在外面跑。其實這世界上有什麼巧，還不是那麼回事。別人作別人的事，你作你的事，吃一陣，拉一陣，睡一覺，還不是那麼回事。別人爲什麼要欺騙你？更是別人打你一下；你就還他一下；別人打你兩下；你就還他兩下；別人打你四五下，嫌麻煩就一拳將他打倒，世界上就是這麼回事。』於是，我就離開那個中年人而走到世界上來。

和伯母妹妹一道回家，在車上我沒有再去尋找我所見過的那株吹折了枝杆的樹，像忘記了一個從我身旁過去的人一樣，很懶于去記憶它的面貌。我以爲伯父在午餐以前也許會被回到漢口去的人打一下，而伯父會還給他一下，雖然他們祇相逢于三數小時之內。

路上成行列的街樹再也引不起我底興奮，我明瞭在我四週的人們，大部份都連給我一個吹折了枝折的印象的機會也很難得。晨風車窗外走近來，它更暖的太陽染得成了一隻隻天鵝絨的撲粉刷了着有的面頰。脖子下面一股熱氣沖出來，我說了一句沒有聲音的話：

『那些可憐的浮萍。』

女同學的髮

劉邦琛

也許不祇是我有過這種感覺和經驗吧？

我們真不得不感謝近代美髮術和美髮器械的進步。我們的女孩子們更增加了嫵媚。就是不看她們的面吧，而單是欣賞她們的髮也足夠挑起你任何優美的遐想了！

在此，我們又不得不感謝近代男女同學的制度了。男同學真是幸運極啦。當你坐後邊排時，各種美麗的頭髮都陳列在你面前。試問哪裏還有這種機會給你飽覽無餘的呢？

你總不願意一位女同學覺察你在注視她吧？所以，當你有這麼好的機會，當你坐在後邊排時，當教員的面貌開始模糊起來而他的語言在你也變做無意義時，當課本上的字好像脫離了書面在你眼前跳舞時，啊！看看這些美麗的髮吧！它們雖然引起了各種的夢想，但是這些幻想可以給你的心

以平靜和快慰，可以蘇醒你疲勞的靈魂。

啊！看那山角邊的羊羣吧！它們固定地吃着草，偶爾也有一兩個互相追逐另一個，但是整個的山頭是平靜的。你有時會聽到單簡的笛聲，可是看不見牧童。這時，你可以想像他靜臥在深草的蔭裏，嗅着青草的芬馨，聽着鳴蟲的啾啾，望着遼闊的天空，做着白日的美麗的夢。你也會禁不住墮入他的夢裏了。

啊！看那清靜的河邊的絲絲垂柳吧！它們巧妙地描畫着水面。這時，你難道不願坐着小船，墮恬靜的水面上撥散着縝密的柳條以期穿出柳蔭嗎？你也許竟會拉住一條柳枝，希望能把它拉斷呢。但結果柳枝把你的船拉動啦，再不然，你得的便是一小握的嫩葉。

啊！再看那團團的雲朵吧！它們更玄幻了，！你總有過往日的吧，快樂的或痛苦的？回想一下吧！你會得着一種朦朧不清的美趣。這種朦朧猶如臥在這些雲朵上一般柔軟。但是提防着掉下來啊！下課鐘是不知道你在享受着如此的清福的。

啊！就這樣不斷地，我的凝視給我畫出無窮而美麗的圖畫。

也許你會看到更美麗的圖畫，也許你的幻想會把你引到更奇妙的境界，但是你不妨試一試。這種舉動也許不大光明正大，可是這麼多種美麗的髮叢陳列在你面前，你若是不注意看看，在你這筋

直算是一種浪費，一種拋棄天物的舉動。何況它們都是經過一番加意的修飾的呢？

啊！盡量地欣賞這些美麗的髮叢吧！

可愛的女同學們！請恕我在你們不知道的時候凝視偷看，也請恕我勸勵別的男同學們。但是你們的頭髮是美麗的啊！

沒有顏色的宇宙

融化了，周遭的一切；

山尖的破廟

也飛昇着，到無着落的處所。

我跋涉着

沒有顏色的宇宙。

狂飛的雪片緊急地敲打

這已鬆馳的心弦，

要他複責旅程上那一節哀歌，

生命原來沒有可以忘却的迴憶！

雪片又在描繪

前年忘命的友者，

一把冷嘲

以爲我還不丟却殘夢！

沒有顏色的宇宙，

搖動在太陽沒有到臨之前，

祇要你用力

把左腳踏進雪泥裏，

凍僵的餓屍會駭醒

喉嚨凝固了的弱者，

喊出一線熱風！

宋朕心

初戀

是雲雀的含羞
笑那蔷薇之偎依

晨露之輕吻

——有個心兒透

※ ※ ※ ※ ※

心裏的晨星

不是朵刺玫瑰

怕什麼——

愛戀刺痛了指頭

※ ※ ※ ※ ※

殘破的心琴

意義的凝眸

是杯葡萄的醇酒

但仍抵不住

那口上櫻桃的豐郁

※ ※ ※ ※ ※

別忘了月明時候

湖畔的人影

會給你個親蜜

永久

如櫻

李荷生

渡

——獻給那靜凝了的靈魂——

荒寒的深山間，

寒透的古林下，

我抱着這架殘破的心琴，

孤吟獨彈。

※ ※ ※ ※ ※

這琴音應譜着：

殘枝的飄紅淒淒，

小溪的寒流潺潺；

谷風習習，

似野鬼泣訴着

千載難滅的苦冤。

※ ※ ※ ※ ※

噫！舊夢何堪重彈！

徒洒落血淚潑潑；

虛僞鬼域的世人們，

誰能了解這琴音的哀怨？

惟有天上的羣星，

肯放出同情的閃眼，

惟有孤寂的明月，

肯和我徘徊留連！

※ ※ ※ ※ ※

夜深了，

月兒已沉入蒼茫的西山巔；

歸去吧，

何處是我的故園？

無奈何，

我孤獨伶仃，無人留戀；

做個永世的流浪人，

在這遙遠的海角天邊

※ ※ ※ ※ ※

荒寥的深山間，

獨 語

我曾將相思連成一串

然而如今已是徒然

不是那落花時季的朔風

但是夜半草間的霜寒

※ ※ ※ ※ ※

過往如輕烟繚繞着傍晚

密霧向山間蜿蜒彌散

薄暮中的點點燈火

寒遠的古林下，

我仍抱着這架殘破的心琴，

孤吟獨彈。

玲 君

是我記憶裏的默然

※ ※ ※ ※ ※

死寂如長夜般地漫漫

殘燭的冷淚是我的辛酸

心情像游絲不可連繫

但也如那晨曦月色的闌珊

※ ※ ※ ※ ※

如今我默念舊日的青山

遙想那天色的蔚藍
但遺失了的戀情

別輕輕的忘了

別輕輕的忘了——

那含情的月，

那閃耀着的繁星，

會偷偷聽過我們的低語呢！

※ ※ ※ ※ ※ ※

像今晚星光的線亂

※ ※ ※ ※ ※

萍 燕

別輕輕的忘了——

那輕聲的夜，

那臨別的叮嚀：

『永遠地憶看你！』

※ ※ ※ ※ ※ ※

路 燈

是清冷淚

凝住這夜光

※ ※ ※ ※ ※

芷 生

低訴着苦語

微奏人生的哀歌

※ ※ ※ ※ ※

光輝中的悲風曲

象徵那命運之墜落

傷 山 茶

思憶如夜之夢流
寂得像古舊的故事

※ ※ ※ ※ ※
※ ※ ※ ※ ※

治 心

余嘗手植山茶兩株于庭前，得荆人早夕灌溉，兩年以茲，今春始開花紫紫，燦爛錦繡，飽飽奪目，亭亭如姊妹行，見者無不稱羨。乃不意禍自天來，于廿三日晚間，竟為人摧殘，不獨花朵全毀，花本亦為折斷，花瓣狼藉滿地，慘不忍觀。晨起巡視痕跡，見沿階所遺花瓣枝葉，自西而東，直至校長宅之東大樹下，拋有巨枝為止，知些惡意殘花之人，乃自康來者。余于是晚因傷痛之餘，終夜不能成眠，因就枕上吟成七絕數首，起而錄之，以誌余痛，工拙所不計焉。

亭亭姊妹兩山茶，十月含苞今始花；不幸昨宵遭橫暴，落英狼藉吻豺牙。
種禍原來有宿因，一枝偶折毀全身；毀花人且反躬問，人毀花兮花毀人？
胭脂染就曼陀羅，為愛嬌姿駐足多；畢竟因嬌招嫉妒，那堪弱質遇狂魔？
春枝常冒雪霜開，鬪影奚慚庾嶺梅！底事不邀人憫恤？飛來無妄甚天災。

勤君莫替阿儂悲！家國尙爲東敵欺；漫道紅顏原命薄；爭來遲早供人職！

題春霽訪梅圖

秀簡

春雨連綿乍放晴，萬株仙骨已含英。孤山遺種多嬌豔，寫出幽姿栩栩生。

上己采蘭雅集

秀簡

清香入室來，蘭蕙滿庭開。嘉會山陰續，羣賢共舉盃。

無從下筆

端木豐迅

爲了文學會的經費拮据，想排演幾個獨幕劇，弄一點錢；但是手頭沒有適當的劇本，看見也嚇這小子寫了一個，自己也想試試看寫一個出來。

於是今晚帶了一本「英文模範獨幕劇選」和一本韋氏大學字典，上圖書館，坐在角落裏，預備先解釋「The Man On The Xeb」，剛動筆寫了「人」「時」「地」，忽然想起本劇的女演員問題。

據說，本校話劇，非但人才濟濟，而且有悠久的歷史。不過，大都是英文劇專家，尤其是表演

宮主皇后的能手，而且必須主幹人員，再三奔走敦請；排演時的小心伺候，那不必說了。即使排演成了，衣服不漂亮不演，什麼事不稱心不演，簡直太討厭了。

於是，我想把女主角取消了，換上一個男的，把夫婦改為兄弟。正要下筆改編，忽然想起本劇的題材，和本校一般的生活狀況，太不調和，太殺風景了，恐怕引不起多少同情，於是不繙釋了，拿起書來，預備功課。

等一會兒，忽想起另外一個題材，想寫一個破題兒第一次的獨幕劇。

裏面描寫一個人物，如何日夜操心的弄錢，如何做公債，如何壟斷市場，如何打電話叫巡捕房派大批探捕，彈壓已經解雇而要求發給公積金的工人，如何欺騙董事會，有意把工廠擠遷，叫律師恐嚇工人代表，扣除工人儲蓄金，如何用錢賣通工會，欺騙工人，如何威脅利誘工人代表簽字，如何欺騙債權人，如何利用法律和公安局保障自己。

同時，如何收羅大學理工科優秀讀書老爺，幫他設計科學計劃賺錢，如何想法子給兒子弄官做，如何出洋考察，如何私通浪人，如何買私貨，又如何提倡實業，發展國民經濟。

同時，又如何提倡讀書救國，和本位救國，又如何利用學校政客，防止所謂反動份子，養成所謂優秀青年。

同時，又如何印善書，做善事，如何捐錢給教會，造房屋，開學校，如何到處開會，到處演講，如何祝壽，如何提倡道德，如何……

想到這裏，忽然一聲什麼響，把我從夢中驚醒，在紙上劃幾下，想一想剛才想的許多材料，覺得太多了，一個獨幕劇，恐怕容納不下，而且這個主角，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是救主，還是魔鬼；是社會的救星，還是人類的公敵；自己也越想越糊塗，莫名其妙起來，祇好就此停筆。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晚於圖書館

編者的話

日前在『滬大半月刊』內讀金冬日君的一篇大作，他發表了他對於本校出版物的意見，并建議了「一個久遠的出版計劃」。金君以出版委員會委員地位發表意見，自然不能說沒有意義，編者在此不能不說幾句話，也不妨來『質』一下金君的『高明』。

金君談到本校出版的刊物，及經濟，人才，需要的關係，已說得很詳細，編者也覺得十分同意。

金君又提到出版委員會應負起『責任』，『責任』是什麼？是對全校刊物加以『統制』，而『統制』的

手段是使文學會出版的刊物『停刊』！對於這一點，編者對於金君的意見，實在不敢傾軋之至。金君自己說過：『學校刊物之發行，旨在使學生有發表思想與練習寫作的機會。』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出版委員會的責任，牠的責任是在鼓勵同學『發表思想與練習寫作』，我想是沒有疑義的了。但，事實顯示給我們，金君以出版委員地位而不能明白出版委員會的責任，我們還有什麼可說呢？金君認為出版委員會的『責任』是『統制』，換句話說就叫其他的刊物『停刊』，這根本是禁止我們『發表思想與練習寫作』，根本失掉了出版委員會的意義，弄錯了出版委員會的目的和責任！編者站在文學會的立場，對於這一點希望金君多多考慮。同時，我們認為金君提出『停刊』的『統制』辦法，並不是鼓勵，乃是一種無理由的摧殘！至於金君所說的『久遠的出版計劃』，除了只含有『獨家經理』的意義以外，編者慚愧的很，實在看不出什麼『久遠』來。

金君又提到『半月刊』應與文學會合作，關於這一點，在金君的話未說之先早已向出版委員會提過，不幸的很我們得着反面答覆。但有一點，『合作』並不是消滅一個刊物，我們站在『集中』的目的上，可以有合作的可能。我們反對那種無理由的『統制』，無論如何不能『停刊』！但，我們也希望出版委員會果能認清『責任』，對於本校出版的刊物加以鼓勵和援助，使同學真能『發表思想與練習寫作』！

上期出版以後，得到各方面熱烈的鼓勵和批評，的確使我們感到興奮，因此更不得不勉力圖存。但仍希望大家多多加以指正！

本期承蒙幾位非會員，及本刊特約撰稿人，下幾篇稿件，編者對於他們的熱誠，及對本刊的愛護，深深的感着謝意，并希望以後仍加更多的襄助！

本刊雖然感到經濟問題的困難，但爲着稿件的擁擠，因此篇幅并不緊縮；希望以後經濟問題解決以後，本刊內容質與量的方面，會更有比較令人滿意進步。再見！

滬江第二期

▲非賣品▼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滬江大學文學會主編

上海滬江大學文學會職員名錄

顧問：

劉王立明女士 劉湛恩先生 樊正康先生

王治心先生 朱榮泉先生 蔡尚思先生

朱維之先生

執行部：

會長：趙國鈞 (副)江漢藻

書記：章慧芬

會計：丁彥博

幹事：唐寶琮 劉邦琛

編輯部

總編：江漢藻

編輯：唐寶琮 孫葆端 陳樹隆

唐運鐘 范國瑛

廣告：唐寶琮

印刷：盧良江

發行：陳樹隆

永興復印務局

本號承印各種中西
 文書報章雜誌
 如蒙惠顧即
 請撥電話三
 三三二號
 本局當派專
 人前來接洽

設在上海麥根永路里廿九至卅一號

恆生洋服號

本號聘有高
 等技工專製
 學界洋服時
 裝向負盛名
 如蒙惠顧當
 格外克己如
 欲電話接洽
 請撥四〇四
 六〇號即可

設在北四川路九七三號

